



布里亚特女裁缝

路远 / 著

作家出版社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 第五辑

布里亚特女裁缝

路远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里亚特女裁缝/路远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12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ISBN 978-7-5063-9255-6

I. ①布… II. ①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4510 号

布里亚特女裁缝

作 者: 路 远

责任编辑: 陈晓帆 陈 华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50 千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255-6

定 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组委会

主 任：乌 兰

副主任：周纯杰 吴义勤 宫秉祥 葛笑政

王金喜 张 宇 巴特尔 张 陵

黄宾堂 特·官布扎布（常务）

成 员：包银山 乌云格日勒 布仁巴雅尔

锡林巴特尔 刘 方 乌兰图雅

统 筹：陈晓帆 赵富荣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成果陆续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蛮荒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专属各自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是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它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是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绘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 兰

题 记



早在一百多年前，在我们布里亚特人中有一位老预言家说过，等到有一天宰羊时，如果看到羊的肺子变成六块，布里亚特人必须要离开此地远去。

——丹巴达尔基

布里亚特女裁缝



从来没有上过学的二月并不知道那个怪异的天气是一种百年不遇的自然现象。

那年早春，当她站在一大片一望无际的荒凉的土豆地里，呆呆地仰起头来眺望着天空上的太阳的时候，发现刚才还明晃晃毒辣辣的日头，此刻变成一个黑乎乎的轮廓，像一只不祥的乌鸦蹲踞在一片虚无中。

很多年后一位女作家告诉她说，其实那个黑太阳并非老天爷作祟，而是一场太阳风暴，在太阳系中所扬起的太空灰尘和天体残片，阻挡了百分之九十的阳光。母亲却依然不肯相信，固执地摇头说：“那一定是天老爷在显灵哩，要不，我咋会在那时候遇见了那枪崩头呢？”

她所说的“枪崩头”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养父。

口外察哈尔高原上的风一年四季都是硬邦邦的，尤其是春天的风，简直就是一把把小刀，扎在人脸上生疼。所以二月下地干活儿的时候，总要用一块头巾把脸包起来，只露出两只毛乎乎的眼睛。只是她的手就没那么幸运了，从刚刚解冻的泥土里寻觅那些去年秋天遗落下来的土豆，光凭一只小耙子不行，得用手去抠，十个指头都得要与那冰块般的土豆接触才行，这么一来，她的每一根手指头肚儿上都“变裂子”哩，指甲盖儿与肉结合的部分先是渗出细微的血，后来是脓，一阵阵地疼。她直起腰来，用左手揉着右手的手指肚，或者用右手揉搓着左

手的指头，这样便能缓解一下那讨厌的疼痛。

土豆在这里被叫做“山药”或者“山药蛋”，是穷人的救命粮。这儿的黄沙土壤特别适合山药生长，每年，庄户人在野外大面积开荒种植土豆。秋天收获时，总会有些因为粗心大意而被疏忽的土豆，有的被埋在土里，有的则在浮土上露出半个头儿来。在旷野冰冻了整整一个冬天，这些土豆已经被冻得发黑。虽然颜色不大好看，但在春荒时节，却是人们充饥的极好的食物。她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应该怎么样把那些冻土豆捡回家，化开，再将里面的酸涩的水分挤压出来，然后放在笼屉上去蒸。蒸熟的冻土豆很有韧劲儿，咬上去感觉是在吃肉。

二月的婆婆是典型的小脚女人，她最讨厌的是媳妇的那双大脚，更讨厌媳妇眉心的那颗梅花痣。那颗痣是灾星的标志——自从二月嫁进来之后，这个家就接连不断发生着灾难，先是老公公病倒瘫痪，然后是天灾，地里颗粒无收；最后便是儿子躲丁，被砸死在一孔废窑里……

丈夫死后，二月成了婆婆的出气风箱，不管怎么拉，里里外外都是气。她的小女儿灵芝只有三岁多点儿，不管吃甚，都吃得香甜，狼吞虎咽的样子。婆婆骂她是饿死鬼转的。自从给孩子断奶后，婆婆容不得她待在家里，非得要把她从家里赶出来，让她到春寒料峭的田野里去刨山药。

今天的运气不赖，出来没小半天，她已经刨出半竹篮冻山药蛋。那些黑色的块茎一个个冻得像铁疙瘩似的。她知道只要把它们化开，然后挤压掉水分，它们就是绝好的美食！

二月一边在一半冻土一半变酥软的土地上挖掘着、寻觅着，一边想着心事儿。她十六岁嫁人，今年刚刚二十岁，原本是个不爱动心思的女子，可是自从死了丈夫之后，她不得不认真地考虑一下未来了。

是的，自己妨死了男人，又没能给婆家生下个能传宗接代的儿子，这就是她的罪过！她还这么年轻，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是汪家能让她这么平静地一直生活下去吗？这些天她一回到家，看见婆婆和公公在窃窃私语，一看见她马上住了嘴，什么也不说了。他们似乎在

预谋着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无疑是与自己有关的。什么事情呢？难道他们是想把她送回到娘家吗？如果真是那样，倒也合了她的心愿了。大不了带着孩子一起回娘家吧，反正这世道也变了，大家都嚷嚷说解放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风依然小刀般割着人的脸。她把头巾往紧捂了捂。抬眼望去，附近沟洼里还有积雪没有消融，但那雪经过一个冬天的风吹日晒，已经像一块破抹布一般陈旧不堪了。有一只灰鼠站立起来向她这边张望着，也许它是寒冬之后第一只从洞穴里跑出来的野鼠吧？一群家巴子^①幽灵般地飞过来飞过去，也不知道它们在寻觅什么。她知道用不了多久，随着天气转暖，这片田野上便会有生机。等到庄稼绿了的时候，尾巴拖在地上的狐子，还有羽毛漂亮的山鸡，刺猬、百灵子，还有吃得很肥却非常胆小的野兔子，就会出现在这片田野上。漫长的冬天将会过去，这让她一直心生期待，总觉得希望就在春天到来之后。

日头已经爬到了头顶上。她又抬眼望了一下——快晌午了啊！可怜的灵芝一定正在家里哭号着呢，每当这时辰，孩子就饿上啦。这些日子她在地里忙，根本没时间回去给孩子做饭。一想到小女儿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她就难受得不行。可是又能咋办呢？孩子的生日又要到了，过了生日就又长一岁。可等她长成大闺女，那还早哩！倒是她的食量天天增大，个头儿也疯长，看上去倒像是五岁多的样子呢……

心里正想着孩子，几乎没有任何预兆，黑暗就一下子降临了！

二

大约正午时分，太阳突然黑了，黑得迅速，黑得吓人。

二月从来没有见过这场面，顿时吓呆了。她放眼望着田野，空旷

^① 家巴子：方言，麻雀。

的田野盛满了阴暗。四下里看不到一个人。她不明白天气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这时候只有她刚才在地埂上拢的那堆火散发着明亮的光芒。在田地里烧山药是一种习俗。秋天起土豆时，几乎家家都在地里拢火烧土豆。被柴火烧熟的土豆又沙又绵，吃起来香死个人哩！她早已经饥肠辘辘，当捡到第五个冻山药时，就决定烧两个吃。干柴草到处都有，洋火是她早上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就带好的。拢一堆火对她不是什么麻烦的事情。火着得差不多的时候，把山药蛋放进那灼热的草木灰里，不出半个时辰就会烧熟。她没想到这堆火变成了她精神的寄托。她急忙往那火坑里又加了些柴草，让它们烧得更旺一些。昏暗中从远处望去，那堆火特别醒目，成了一个标志。

火焰毕毕剥剥地烧着，火星子爆裂出来，像过年放的礼炮一样窜着明丽的光色。这堆烧旺的火却愈发衬托出四周的黑暗。她感觉到了恐惧，正思索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时，突然听到一声刺耳的枪声。

其实她并不能确切地辨别出那是枪声，以为是炮仗声。可正月早就过完了，二月二龙抬头也抬过了，谁家有钱没地方扔，会放炮呢？何况那时候炮仗的品种很单调，除了连着炸响的鞭炮“满地红”，便只有“二踢脚”了。她知道“二踢脚”要响两声的，头一声“砰——”的一下，炮仗飞上了天，隔一小会儿，便会在天空炸响第二声“啞——”。她等了一会儿，没有听到第二声，断定这不是炮仗声，而是枪声。

偏远的山洼里能听到枪声也是极少的。日本人在的时候响过几枪。后来闹土匪也响过几枪。大概是因为这儿太穷了，所以日本人和土匪都不常来。不过前几天从镇上来了一挂马车，车上坐着四五个穿着黄土布军装的年轻人，还有一个鼻梁上架着个二饼眼镜儿的，大家叫他“苏教导”。二月不知道“教导”是多大的官儿，反正，别人背着的是长枪，他腰里挎着的是短枪，而且他的“洋迷迷”^①里别着一杆钢笔，这说明他肯定是个当官儿的。苏教导给二月留下了一个好印象：那天

① 洋迷迷：方言，衣服口袋。

她的孩子拉肚子，苏教导看见了，就给她两粒药丸，让她给孩子服下。那药真灵，孩子马上不拉了，病也就好了。二月心里挺感谢苏教导的。听人说，他们是县里派下来的土改工作队。她也闹不机迷^①甚是个土改，也懒得去打听。总之这些与自己都不相干，管它做甚呢！不过，有一位留着剪发头的女同志在村里做演讲，她去听了几句。有些话让她心动——妇女解放啦，婚姻自主啦，寡妇可以改嫁啦……

如果寡妇可以改嫁，那自己为啥还要待在汪家吃苦受气呢？为啥不能离开呢？

从那时起她的心眼儿就开始活动了。她决定离开汪家，一定要离开。只是，离开之后，去哪儿呢？

思来想去，居然寻不到一个去处。当然可以回娘家，可是娘家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突然再添两张嘴，这不是要爹娘的命吗？更何况，爹的观点和婆婆一样，认为她是个扫帚星，她到哪儿，哪儿就不吉利。所以爹一见她就拉个驴脸儿不说话。她就是去讨吃要饭，也不愿意看那张驴脸，所以，娘家是不能回的。

夜儿黑地^②，她到院子里取灵芝的尿罐子，听见婆婆公公又在屋子里嘀嘀咕咕说什么。她多个心眼儿过去听了一下，听见他们是在说她，声音压得低听不太清楚，只听见“三喇嘛沟牛家……人家愿出四块大洋哩，还不算一只羊、几袋子山药蛋呢……”“那孩子咋办？”“孩子姓咱家的姓儿，当然得留下啦……”“那要是她不情愿哩？”“不情愿？由不得她哩，一根绳子绑了狗日的，她能咋的！”

那两个声音一高一低，一粗一细。公公虽说瘫在炕上下不了地了，可嗓音比以前更大了，说话像拿喇叭筒在吼。

那时她的思绪一下明朗起来——他们莫不是要把我绑起来卖到三喇嘛沟？

① 机迷：方言，明白，懂；“不机迷”即“不明白”。

② 夜儿黑地：方言，昨天夜里。

怪不得今天早上出门下地的时候，婆婆一反常态，笑咪咪地看着她，叮嘱她今天早点儿回来，还让她换上一身过年穿的新衣裳……

在地里捡冻山药蛋时，她已经完全明白了自己眼下的处境：自己就是一只被捆绑住的羔羊，要杀要剐或者是卖给他人，全由主家一句话。天老爷呀，你都看见了吧？他们这是要把我往死路上逼呢！

想到这儿时，她全身发抖如筛糠一般。整整一晌午她都在思谋着这件事情：咋办？咋办？

听到枪声的时候她心里咯噔一下，仿佛是自己的胸腔突然爆裂开来。那声音像一把锋利无比的刀子，割裂开一大块厚实的黑暗。

三

由于天色太昏暗了，她几乎没看见那个人是从哪个方向跑过来的。她觉得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下子就落到她眼前。

惊愕只有一刹刹^①，她认出了这个男人原来是德善镇的黑教员。

黑教员姓赫。烂围子村没这个姓，大家就把“赫”的音念成了“黑”。黑教员是去年一个人从河北桑干河那边来到德善的。德善是个小镇子，初小建了有几年了，附近几个村略富一点儿的人家都把孩子送到镇里去念书。如果是富裕人家的孩子要上完小，就得去长顺镇。德善镇的初小破破烂烂，要甚没甚，最缺的是教员。黑教员肚子里显然装了不少墨水，校长只和他说了三句话就决定留下他了。那三句话里有一句是俄语。二月是在前几天村里开妇女识字班的时候见过他的。穿土黄军装的工作队里有个留短剪发头的女人，她热情得像团火，不由分说把二月拉到了识字班。黑教员是工作队从镇里完小请过来的教员。他对村里的那伙大闺女小媳妇刚刚说了句“我姓赫”，大家就哄的

① 一刹刹：方言，一会儿。

一下笑起来了。听说过姓黄的姓白的姓红（洪）的，可谁听说过姓黑的呀？于是大家伙儿就都叫他“黑教员”。

黑教员讲课很有耐心。女人家都喜欢听。其实是喜欢去看那一表人才。黑教员梳着偏分头，穿一件非常合身的中山装，裤子上的两条笔直的裤线棱角分明，一双黑皮鞋擦得锃亮，苍蝇落上去会滑个跟斗。黑教员的面皮一点儿都不黑，很白，人就显得很秀气。村里的女人没见过这么秀气的男人，她们不关心他在黑板上写的那些字儿是个甚，目光始终跟随着这男人转，心想：这么精致的男人是咋生出来的呢？

黑教员给女人们讲“日”字时，说：“日就是天，一天就是一日，一日就是一天……”下面有那奶娃娃的媳妇就叫起来说：“一天一日行，可一日一天，谁受得了呀！”女人们都开怀大笑起来。在当地，“日”就是那个意思，骂人就说“日你妈！日你个祖宗……”黑教员的面皮子薄，臊得发紫，再也不讲这个“日”字了。

二月去听他讲课时怀里抱着灵芝。小灵芝不喜欢那地什，非得要走，拉着娘的衣襟，哼哼唧唧闹腾着。二月咋哄也哄不住。正尴尬呢，黑教员走过来，从衣服口袋里取出一块水果糖，剥去皮儿，放进灵芝的嘴里。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始终和蔼地微笑着。这一招极灵，小灵芝马上就不闹了。她从来没有吃过水果糖，那种奇异的甜味儿一下就征服了她。二月从他身上嗅到一股洋胰子的香气。那是她一辈子头一回从一个男人的身上闻到了香味儿。

为了那一块水果糖，二月心里牢牢地记住了黑教员。

小灵芝也记住了。

所以当她在昏暗中看到黑教员十分狼狈的样子时，还是感到万分的吃惊。

“你咋的啦，黑教员？”

黑教员已经不是前些日子那种温文尔雅的模样儿，光滑的头发乱得像秋天田野上的沙蓬草，脸上涂抹着血污，脚上那双闪亮的皮鞋已经黯淡无光，并且只剩下一只，另外一只光着脚板子。他的目光比被

猎人追捕的狼还要绝望。他喘着粗气对她说：

“他们抓我……你帮帮我好吗？”

二月不知道他说的那个“他们”是谁，但是她马上明白了这个男人遇到了危险，需要她帮忙。她惊恐地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帮不了他。黑教员用失望的目光看了她一眼，转过身去，身影马上消失在那浓如烟雾的黑暗之中。

那时，不由自主地，二月“嗨”了一声。这一声把那已经消失的身影又勾了回来。

二月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用下巴颏朝着一边微微点了一下。黑教员惊弓之鸟地望过去，目光落在附近的一大堆山药秧子上。那还是去年秋天起山药时留下来的。也不知是哪家懒庄户人没有把这些山药秧子拉回家当柴烧，所以整整一个冬天它们就一直堆在这里。

如果那天不是老天爷帮忙的话，黑教员是不可能被隐藏住的。那些土黄军装的人目光敏锐，搜查得极为仔细。他们和黑教员一样，也是奔着火光来的。他们到来时，看见二月安详地坐在火堆旁边，不紧不慢地吃着她的烧土豆，吃得很香甜，两个腮帮子鼓得满满的。烧土豆的香味儿在空气中温情地扩散着。当他们向她问话时，她连眼皮儿也没撩一下，被嘴巴里的土豆噎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看没看见有个男人跑过去啊？”

“见……见了……”

“往哪儿跑了？”

“那边。”

二月胡乱指了一个方向。她的眼角忍不住往那堆山药秧子上瞄了一下，见那边平静如常，就飞快地收回了目光。不料她的这个眼神儿被其中一个队员看见了。那队员心怀疑虑地走向那堆胡乱堆放的山药秧子前。他手里端着一杆上了刺刀的长枪，举着刺刀向那秧子堆里一下下扎过去。

二月觉得自己的心被什么东西给咬了一口，但疼痛却迟迟没有到

来。那种等待疼痛到来的时刻比疼痛还要难熬十倍。幸好这时候那个短剪发头的女同志气喘吁吁地赶来了，她认出了二月。

二月对着她指了一下，那是刚才她胡乱指的方向。短剪发头便骂那几个男人：“笨尿货，朝那边跑了，还不赶紧追呀！”

那几个男人似乎很听短剪发头的话，一起朝着那个方向跑去。他们的身影很快便融入到深沉的暗色中。

傍晚时，二月把黑教员送到了附近的一孔废砖瓦窑里。破窑已经岌岌可危。二月在心里祈求：天老爷呀，今儿黑地，可千万不要落雨呀！

四

由于骤然而降的昏暗，二月已经彻底搞不清时辰了。天一直就是那么昏暗着，仿佛那股浑浊会永远笼罩天空。

在那孔废窑里，我的母亲二月，做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逃亡！

其实逃亡的念头这些天一直麻线团似的缠绕着她的心。不过，那还是一粒游移不定的种子，虽然那种子已经萌芽，却缺少一种力量促使它生长成型。黑教员的出现，给了那粒种子足够的催化剂，使它在瞬间膨胀起来并且瓜熟蒂落。

把黑教员安顿在废窑里后，二月趁着天黑回了趟家。进院子时她看见院子外面拴着一头毛驴。三喇嘛沟的毛驴都长着一对儿白耳朵，她一眼就认了出来。她知道真的是牛家派人来了。她已经托人打听过牛家：那牛家有三个兄弟，老三是个傻子，每天除了见人就嘿嘿傻笑之外，连个里外都辨不清哩！村里人都管他叫“能带鬼”^①。要娶二月的，正是这个三后生。二月听了，心早冰瓦瓦地凉了。她恨狠心的公

^① 能带鬼：方言，鼻涕鬼。